



萍水相逢正投缘

——笑谈汪曾祺与曹又方

□ 金实秋

1

汪先生的文友香港作家彦火(潘耀明)与老头儿很熟,曾写过好几篇关于他们的文章,生动活泼,情趣盎然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先生在《汪曾祺诗与文》中说过一段“趣话”：“难怪汪老很投缘,吾友施叔青、王渝、曹又方等女中豪杰,均交加赞誉,并表示若时光倒退,一定以身相许。这当然是讲笑而已,但汪老之受欢迎程度,可想而知。”文中所说的曹又方,是台湾著名女作家,成名较早,在台有“张爱玲第二”之誉。汪曾祺在美国“国际写作计划”活动时,她也在美国。闻知汪先生为爱荷华,特地从纽约至爱荷华晤面,并陪同老头儿参加了一些活动。借用彦火的话说,她与老头儿确实很“投缘”。

2

汪先生在《美国家书》中几次说到曹文方。第一次提及是在十月十八日的信中。汪曾祺告诉汪师母,“这两天 Program 举行20周年大庆。……17日酒会晚餐都在体育馆。晚餐后有印第安人表演舞蹈,很好看。最后一个节目是表演者和观众一起跳,一拍一顿,转圈子而已,我也插进去转了几圈。节目后是舞会,我被《中报》的曹又方拉下海无师自通地跳了一支迪斯科……这晚上我竟然跳了四支曲子。”第二次是在十月二十日的信上。十月十八日,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姑父在燕京饭店请客,汪先生与曹又方都参加了宴请。“宴后映真的父亲讲了话,充满感情。吴祖光讲了话,……也充满感情。保罗·安格尔抱了映真的父亲。两位老人抱在一起,大家都很感动。我抱了映真的父亲,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后来又抱了映真,我们两人几乎出声地哭了。《中报》的女编辑曹又方亲了我的脸,并久久地攥着我的手。”十月十九日,“董鼎山、曹又方(作者按:汪老少提了位王渝)还有《中报》

的一个记者来吃饭(我给他们做了卤鸡蛋、拌芹菜、白菜丸子汤、水煮牛肉,吃得他们赞不绝口),曹又方抱了我一下。晁华苓说,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我。”这是十月二十日汪先生给汪师母第十封信上“如实报告”的。就年龄而言,曹又方应位于“中”代,据王渝说,“活动之余我们喜欢拉了汪曾祺一块聊天。”(王渝《汪曾祺的厨艺》)那次汪曾祺下厨,就是在聊天时敲定的。第四次说到曹又方在十一月十五日~十六日的信上,他说:“四号白天,《中报》的曹又方带我和古华到‘炮台公园’去看了看自由女神(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已经看过一次。)”那时曹又方已在美国多年,在“炮台公园”游览,她大概是要兼作导游讲解的了。

3

十一月十七日上午,汪先生又给汪师母写了信,信中间接说到了曹又方,他说:“我的讲话《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》,《中报》要发表。”汪老的这个讲话在耶鲁、哈佛都讲过,是他关于文学语言的重要论述,首次交《中报》发表,无疑是对《中报》的重视和信任。其时,主政《中报》副刊的乃曹又方也。2019年3月,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“我们怀念汪曾祺”公益讲座,汪朗在讲座上坦率地说:1987年汪老出访美国,虽然岁数大(时年67岁),但那时在国外还属于不知名的老作家。于是,老头儿拿了《晚饭花集》和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来为自己身份证明。也许担心书不够用,他在美国给我们写信,让家里赶快给他再寄一部分书去,他好在那里“四处张扬”。曹又方把他的文章在《中报》发表,其“四处张扬”的强度与作用当不可低估也!据蒋勋说,他还把汪曾祺的《金冬心》介绍给曹又方,在《中报》发表了。

4

汪先生与曹又方的接触当不止这

些。曹又方说,“在纽约,曾与做客的汪先生一同去拜访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王浩。”(见曹又方《风格先生》)王浩是汪先生的同学、挚友。老头儿在信中告诉夫人:“我和王浩四十一年没有见了,但一见还认得出来。他现在是美国的名教授(在美国和杨振宁、李政道属于一个等级)。他家房间较多,但是乱得一塌糊涂,……王浩现在抽烟,喝酒。我给他写的字、画的画(他上次回国时托德熙要的),挂在客厅里。”(十一月十五日~十六日信)大概是汪老见了四十一年没晤聚的旧雨,无意中把刚相逢的新知给忽略了也。

5

汪曾祺先生在美国逗留的时间并不长。在十月二十日的信中,他非常感慨地说:“我到了这里真是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我老伴写信来说我整个人开放了,突破了儒家的许多东西。……这样一些萍水相逢的人,却会表现出那么多的感情,真有些奇怪。国内搞了那么多的运动,把人跟人之间都搞得非常冷漠了。”写这段话,是他谈及陈映真、晁华苓和曹又方时有感而发的;那时,汪老到美国还不到两个月。

6

曹又方后来离开美国又回到了台湾,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几次来大陆参加文学活动,也到汪曾祺先生家去作客过。她回忆说:“大概是人上了年纪,棱棱角角都磨钝了,汪的谈话虽睿智却锋芒不露。对比起他大学时代的任性散漫,比方说,时常翘课,爱泡茶馆,日夜颠倒,最扯的是他与同宿舍上下铺的一位同学,由于作息互异,同居一年几未照面种种,很难联想一处。”(曹又方《风格先生》)感叹之余,可以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她的惋惜之情。我想,那是汪曾祺在美国的“萍水相逢”给她的印象太深了啊!

将亡。管交通的人应当未雨绸缪,古人都有这个意识,更何况延续几十年的张家渡义渡呢?”

针对这次诉讼,张知州有自己的看法。当初张阳首倡建议渡造大船,但是张阳做善事不留名,而王姓造小船,留下了姓氏,所以成为恶人强占的借口。于是将王家的小船烧毁,而此时的大船已是年久失修,近乎破败,难以修缮。张德盛随即捐出自己的俸禄,寻找工匠重新打造一艘大船。船造好后,张家渡又恢复了往日来往摆渡的繁忙景象。

湖西人感念张知州的善举,说“张家渡,奸人坏之,张公成之”,于是把张家渡改称张公渡,并请当时的高邮州学学正邓绍煊撰文《张公渡碑记》,立碑刻石,叙述自张阳首倡至张知州重建的过往。

但是,张公渡只是常见于官方文书,且雍正之后的志书(主要是《甘泉县志》和《高邮州志》),张公渡和张家渡都会出现。直至上世纪末,附近居民口中,依旧习惯称其为张家渡。

从张家渡到张公渡

□ 李卫春

张公渡位于高邮湖西郭家集附近的凉月湾河面,河面宽约一里,过去来往行人必须有舟船才能过河。明代即有此渡口,明隆庆《高邮州志》记载,“张家渡在州西南四十五里”。当时南来北往的,尤其是从扬州北湖和仪征来往高邮,如果从陆路,张家渡是必经之地,水路则经过凉月湾。民国《甘泉县志》记载,凉月湾是高邮和甘泉县的界河,不过两县分界并不固定。

从明代到清初,张家渡的水面上常常是私人摆渡,凭借一条小船,对乘客漫天要价,过河人苦不堪言。到了康熙十五年(公元1676年),有位本地秀才姓张名阳,召集乡人顾元性、王藻等,倡议建议渡。大家纷纷慷慨解囊,建造了一艘大船用于义渡,并且在河的南岸建了一座小庵堂称之为普渡庵,置办义渡田二十亩,又请僧人静生住持普渡庵,并管理这座义渡。所谓义渡,可能免费,也可能仅收少量的摆渡费,因义渡有田产收入。

从此,张家渡作为义渡,迎来送往了众多南来北往客。普渡庵住持静生圆寂后,由慧朗继任,张家渡还是按照以前张阳等人订立的方法运行。

康熙年间,清朝统治渐渐安定,由于义渡的设立,来往张家渡的人越来越多。到了康熙末年,当时附近有位居民叫王建吾,见张家渡来往人多,时常一趟船摆不完,行人就要久候。于是,王建吾就另外新造一艘小木船,与义渡原来的大船相继往来摆渡,解决了渡口繁忙的问题。

这样又过了一些年,慧朗圆寂,将普渡庵传给僧人世宏,义渡照旧。

康熙六十年(1721年),忽然有位恶霸,借口说王建吾造小船是假公济私,于是强行将王造的小船占为己有,并且又像义渡设立以前一样,向过河人漫天要价。王建吾这时已经去世,他的儿子王天相非常痛心父亲的义举被人诬陷,又不忍心船被恶人所毁坏,于是把船托付给普渡庵住持世宏。占船的恶人却反咬一口,向时任高邮知州张德盛告状,说王天相私自卖船。当时参与筹建义渡者或知情人听说后,纷纷为王天相打抱不平,向知州张公述说张家渡义渡设立以来的过程。

张德盛听说后感叹道:“居然有这种事啊!不行善事就罢了,还有人破坏别人做好事。春秋时的单子访陈国,见到湖泽不筑堤坝,河流不备舟桥,感叹陈国

早春二月,带着电力巡线任务,沿着500千伏高压线向西而行,线路上穿京杭大运河,却把我阻断在东边的河堤上。登上高处,举起望远镜,越过船只来往如梭的河面,向西一望无际的高邮湖尽收眼底,一排电力铁塔耸立湖中,岿然不动,与已经贯通的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钢架桥相伴。稍向西北是笔直的漫水公路,路边的浅草依稀可见。那塔、那桥、那路,看是三条平行线,恰似一道风景线,增添初春的静美,衬得春意绵绵。

我很想走近湖中的铁塔,近距离感受它的巍峨之姿,欣赏铁塔下的一湖春水。于是趁着周日的早晨,绕道运河大桥,来到高邮湖畔。早就在此等候的朋友告诉我,湖中有块称为沙湖滩的小岛,离电力铁塔最近,但交通不方便,只能坐船前往。小木船游走在湖面,清澈的湖

湖中的铁塔

□ 韦志宝

水泛着波纹,不时有鱼儿穿梭其中,成群的鸭子一路追了上来,养鸭人不紧不慢地划着小船跟随其后,划桨声、鸭叫声、谈笑声,打破了湖面的宁静。伴随着高高升起的太阳,一缕缕金色的光线映射在不远处的电力铁塔上,镀锌的钢铁架闪闪发光,还有湖面吹来阵阵微风,似乎在欢迎我们的光临。

踏上沙湖滩,蓝蓝天空下的电力铁塔更加清晰地呈现在眼前。我看到露出水面的坚实底座,垂直于湖面的高大塔体,六条悬

高邮的蒲菜

□ 居述明

诗人胡弦在《风的嘴唇》中写过下面一段:“江苏除淮安、南京外,高邮的蒲菜也很有名,汪曾祺的文章里曾经提过。明代高邮散曲作家王磐还写过一首蒲菜歌:蒲儿根,生水曲,年年砍蒲千万束,水乡人家衣食足;今年水深淹绝蒲,食尽蒲根生意无。”所谓蒲菜歌,见于王磐《野菜谱》。作为土生土长的高邮人,我却从未在本地菜馆吃过蒲菜。胡先生的“高邮蒲菜也很有名”怕是道听途说的陈年旧事吧。

蒲菜是香蒲的嫩茎,江苏以产于淮安的最有名。明淮安人顾达在《病中思乡》诗中吟道:“一箸脆思蒲菜嫩,满盘鲜忆鲤鱼香。”与张季鹰的“莼鲈之思”心心相印。蒲菜的做法很多,开洋蒲菜是一道淮扬名品,没吃过。奶汤蒲菜是山东济南的传统名菜之一,素有“济南汤菜之冠”的美誉,在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亮过相。地道的奶汤蒲菜用的蒲菜取自大明湖,配料是香菇、玉兰片和火腿片。蒲菜本身无鲜味,烹制时必须加入味厚而浓的奶汤。奶汤蒲菜汤色乳白,蒲菜脆嫩鲜香,隔着屏幕都想喝上一口。我去过淮安,没吃上蒲菜,也无品尝济南第一汤菜的口福,第一次吃是在苏州太湖边的一家农家乐。蒲菜是清炒的,食材新鲜,口感嫩鲜脆爽,再加上朋友的盛情加持,至今思之,犹齿颊生香。

大美食家王世襄先生当年在咸宁干校时,曾用十几条鳊鱼做过一桌鳊鱼宴,其中一道糟熘鳊鱼白加蒲菜最为人称道。看来湖北也出产蒲菜,不知道湖北现在还有没有人做这道菜。鳊鱼的鱼白就是雄鱼的精巢。高邮把鳊鱼称季花鱼,鱼白即是“花”。蒲菜好找,凑够一盘“花”就不是很容易了。

香蒲生于沼泽河湖及浅水中。高邮湖边很常见,常有小孩采了蒲棒玩。儿时也玩过蒲棒,采上一把晒干,白天揪下几缕蒲绒,放手心,吹口气,绒毛飞散,有孙悟空毫毛变猴的神气。晚上燃起,红光一点,忽明忽暗,像一个坏小伙偷着抽烟。大人说蒲棒能熏蚊子,效果如何,不记得了。香蒲可入药,中国古代医药典籍上有载。令我讶异的是中医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入药的,且聊备一说。但蒲叶确实有用,是大家亲见的。蒲叶纤维含量高,做成的蒲包经久耐用,本地说某人食量大谓之“大蒲包”。小蒲包塞上猪肉,乃本地美食蒲包肉。蒲席,儿时未见,家里用的是草席(莞草编的),还有竹制凉席。见到蒲席已是我到师范念书的时候,每人架于床上一张蒲席,相当于一层床垫,比直接睡床板舒服。天热摞上一张草席,天冷在上面加垫被。毕业离校之际,回首宿舍一片狼藉,一张张蒲席依旧完好,恰如我们来时时的样子。

淮安的蒲菜产业做得很成规模,有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招牌。打蒲菜时,人要穿那种大半身的皮裤,是辛苦活。价格自然不便宜,平时十几元一斤,听说不当季的时候能卖到几十块一斤。按理说高邮与淮安相距二百多里,无大山大水阻隔,蒲菜的风味不会相差太大。何以这么好的营生在本地却没人做,令人费解。胡弦先生说汪曾祺提到过蒲菜,究竟是哪篇文章里提的?我想了半天,没想出来。

香蒲,汪老是提过的。他的一本小说集叫《菰蒲深处》,写的是记忆中故乡高邮的人和事。书名出自秦少游的《秋日》:“霜落邗沟积水清,寒星无数傍船明。菰蒲深处疑无地,忽有人家笑语声。”菰是茭白,“水八仙”之一,家乡俗称高瓜。蒲就是香蒲。二者常伴生于浅水,上河、下河多见。儿时吃的茭白都是野生,现在不知道本地有没有人种。高邮河湖沟汊多,种蒲菜有先天的条件,一来可以满足饕客们的口腹,二来可以充实下老百姓的钱包,多好的事。

去年“五一”期间,一家人去太湖边一小渔村吹风。沿街的店铺里,店家一边剥着蒲菜一边招揽生意。本想着回程买一把的,却忘了。

我还是想尝一口高邮的蒲菜。

空的导线联接着其它铁塔,由东到西一字排开,一基、两基、三基……在平静的湖面形成倒影,水和塔融为一体,蔚为壮观。走到第二基铁塔附近,这是一片芦苇荡,有几只小鸟发现有人过来,迅速飞向高处,落在铁塔上面。任凭我们呼唤,就是不理不睬,小样子煞是可爱。第三基铁塔距离比较远,我不好意思再让朋友划船,只能站在沙湖滩的尽头,放眼望去——铁塔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,直插云霄,巍然屹立,为湖增色,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。

返回途中,沿着铁塔朝南方向,邻近的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之中。不久的将来,宁盐高速公路通车,我能直达浩瀚无边的高邮湖深处踏春,期待与湖中铁塔来个大大的拥抱。